

金融危机凸显世界各种发展模式的困境

刘志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各种发展模式面临困境与挑战的问题日益凸显。庞大的债务、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过度自由放任和过度消费使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高失业率和巨大的福利负担等使莱茵模式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缺乏竞争优势;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日渐面临自主创新力欠缺、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难以为继等诸多“根本性困难”;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基础设施落后、巨额外债、储蓄率过低和私人投资率较低而明显开始“不再适应”。在后危机时代,各国调整、完善甚至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是大势所趋。

[关键词] 金融危机;发展模式;问题

Financial Crisis is Highlighting the Problems that Face the World's Development Models

Liu Zhiming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at the world's development models are facing up to a variety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sinc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Anglo-Saxon model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unsustainable because of enormous debt, over-expansion of the virtual economy, excessive laissez-faire and consumption. It has also become more and more apparent that the Rhine model is losing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use of high unemployment and huge welfare burdens, etc. Development models used by some Asia Pacific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re also gradually facing some fundamental problems such as weak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valid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etc. Development models used by some African countries have become obviously no longer adaptive because of poor infrastructure, massive debt, low savings rates and private investment rates. In the post-crisis era, it is a trend f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adjust and improve or even innova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models.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development model; problem

[收稿日期] 2011-01-1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1-04-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09YJC710004)

[作者简介] 刘志明,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全球化与第三世界、国际经济政治研究。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深刻反思。虽然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等人关于“在所有地方,昨日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推翻或者注定将被推翻。各种新模式将会出现、互相对立”^[1]的论断有些言过其实,但也不能否认,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上的各种发展模式都正面临着各自的困境或挑战。

一、西方发展模式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西方发展模式主要指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以法德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它们虽同属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但各有其特点。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也被称为“新美国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市场导向型资本主义”模式等。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信奉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原则,奉行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程度的竞争,主张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推崇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自动调节的市场,支持低税率,鼓励私有化、追求利润和财富集中的合法化等。这种以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其优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动力强,科技创新不断,创造力相对旺盛,国际竞争力相对也更强一些。但该模式过于强调自由放任,忽视乃至无视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监管,以及强力推行忽视乃至无视平等、社会公正等原则的社会达尔文政策,从而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等弊病,因而常遭人诟病。

莱茵模式则是以法德为代表的、主要为欧洲大陆国家所采用的“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是社会民主思潮的产物,主张走介于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与适当的国家干预相结合,注重兼顾效率与公平,注意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强调劳资“共参制”等。该模式的优点是:继承了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制、契约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和择业自由等精华,又吸纳了社会主义的公正、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先进成分,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采取莱茵模式的国家大都经历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出现了经济持续增长、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繁荣局面。但是,这种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为特征的模式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有: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社会福利支出过大,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生活水平的提高明显超出了生产力发展所能提供的能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对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干预过多,限制较多,劳动力成本过高,失业率上升,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下降,企业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经济发展受到制约^[2]76-77。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一度利用苏联解体大肆吹嘘自己经济发展模式的“优越性”、“普世性”,并通过其控制的国际金融、贸易等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美国把自己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包装成“华盛顿共识”,作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强加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苏东剧变后所谓的“转型国家”纷纷效法甚至照搬西方发展模式,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因此迎来自己期待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安定的局面,相反陷入经济衰败、政治动荡和社会倒退的悲惨境地,这也导致这些国家对西方发展模式的上述各种弊病有了切肤之痛。

2008年9月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更使西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俄罗斯总理普京2008年10月9日在同俄罗斯共产党团派会晤时就对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表示了质疑。他说,“人们对美国作为自由世界和自由经济领袖的信任,以及对华尔街作为自由经济中心的信任已经被彻底打破,而且再也不会重回至以前的情况了”^[3]。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所谓“优越性”首先受到广泛的质疑,因为这场金融危机使“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力、放松管制是私有经济取得成功的前提、不在私营经济领域进行国有化和国家投资的美国政府政

策”这样三个教条都失去了魔力^{[1]115}。换言之,这场金融危机充分表明该模式奉行和极力兜售的市场、追求利润和竞争等一系列政策理念已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相反,它们本身成了问题的根源。

不仅如此,该模式固有的弊病反而因为这场“震中”在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得到更普遍深入的揭露与批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深刻揭示出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突出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首先是政府和市场、公有和私有、有形和无形之手之间的平衡问题;其次是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环保、低碳的经济增长,以免加剧全球变暖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则是需要再度审视自身的原则,要么相当大一部分人无法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要么就必须改变较富裕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埃德蒙·费尔普斯也指出,美国活力的减少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伴随而来的还有包容性的减少。不仅是低收入的工作者都被排斥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经济繁荣之外,大部分中产阶级也是如此^[5]。中国学者则纷纷指陈该模式“去工业化”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两极分化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并进而导致“寅吃卯粮”的过度消费盛行,以及庞大的债务难以为继等弊端。

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所谓“普世性”之类的观点更是随着这场金融危机的蔓延扩展而烟消云散。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就指出,“对世界的其他部分来说,获得永久性胜利的西方成熟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好像再也不是唯一的意识形态目标了”^{[1]100}。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注意到了“世界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感到失望,我们提倡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的事实。不过,他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它锈蚀得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补了”^[6]。

而且,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发展前景也并不被人看好。连美国财政部原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也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虽然“曾帮助击退社会主义并倡导国家干预,推动了英国工党的新生、东欧的经济改革和越南在20世纪90年代的开放”,但“如今,这种模式蒙上了阴云”^{[1]326}。世界经济论坛前总干事克洛德—斯马贾和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更是一致表示担心“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的契约被埋葬”^[7]。

在金融危机面前,莱茵模式同样受到质疑。在2008年9月底前,还有不少欧洲政客对美国次贷危机幸灾乐祸,认为这只是盎格鲁—萨克逊式金融自由主义或所谓“美国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重大失败。更有人认为,这是美元没落、欧元上升和欧洲的“社会市场”方式获得成功的标志性事件。很多欧洲政客甚至建议拒绝美国关于联手拯救金融市场的请求。然而短短一两周后,整个欧盟却不以欧洲政客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深陷“救市”漩涡。这场发端于美国却硬着陆于欧洲的金融危机以不可阻挡之势几近摧毁了欧盟的金融体系并严重损害了其实体经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就使欧盟陷入经济衰退的深渊。随着危机在欧洲的蔓延和深化,“力图将自由市场与社会团结和管制结合到一起的欧洲资本主义方案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考验”^{[1]326}。欧洲经济发展模式隐藏着深层次问题,诸如高福利体制拖累增长动力、“未能形成具有充分自我持续能力的经济增长”、过多依赖虚拟经济、金融市场不够灵活、应对非对称性外部冲击的能力较为薄弱等,越来越暴露无遗和遭致诟病。2008年10月8日,法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毫不留情地直接指陈莱茵模式的问题。该文指出:“20世纪的福利国家工具被证实不适应21世纪的世界,良性循环变成了恶性循环——增长无力令福利国家瘫痪,重新分配导致经济竞争力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削弱了增长。”^{[1]73}

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一度盛行的关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的优劣之辩,《华盛顿邮报》曾“很有针对性”地指出:过去二十多年来,美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发展和提高超越了欧洲,然而,金融部门的宽松规划也种下了美国发展遭遇破坏的种子。欧洲牺牲增长,以支持稳定的就业、全民医保、长假以及其他福利。该文认为,“事实上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美国不是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丛林,欧洲也不是失去精神的社会主义怪兽”。“金融

危机没有证明哪种模式胜过哪种模式”，欧洲和美国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它们都没能在刺激增长和保持效率、控制资本主义制度锋芒之间达到一个可持续的平衡^[8]。

二、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存在诸多“根本性困难”

虽然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共同的基本点。一般认为，计划指导、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和实体经济为主等是亚太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共有的特点，也曾是大多数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为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以发展经济和实现工业化为目标获得的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这些宝贵的成功经验曾引领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快速发展，直接改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落后面貌，改善了亿万人民的生活条件，为缩小发展差距、减少贫困人口、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场金融危机使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充分凸显了其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大多数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主要靠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和大量投入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正突出面临自主创新能力欠缺、“高储蓄率抑制了国内需求”、出口投资导向战略难以为继、“政府对资源和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恶化与社会贫富分化等诸多“根本性困难”与挑战，即正面临“不可持续性”的问题。

因此，对于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我们必须坚持用全面、客观、历史的眼光看待，不能只看其“光明的一面”，却对面临的突出问题视而不见。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应该看到，虽然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亚太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面临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崭新课题，面临着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挑战，面临着健全制度体系、提升创新能力等紧迫问题。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在实现全面发展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长期艰苦努力。国际社会应该用全面、客观、历史的眼光看待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在认可其发展成就的同时，全面看待和充分理解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9]

不得不指出的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俄罗斯2009年的工业总产值下降10.8%，国内生产总值下降7.9%，是自1994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负增长。这毋庸置疑地暴露出俄罗斯粗放型或者说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稳定的。它不仅会耗竭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而且时常受国际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从而使本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受外部因素的左右而产生波动。俄罗斯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度依赖资源性产品和海外市场是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致命伤。正如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在《俄罗斯2020年前的发展战略》中指出的，虽然“建立世界上最好的现代化能源部门、设立从事原料开采和加工的高新技术企业，无疑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但如果不能摆脱能源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就可能会“沦为世界经济的原料附庸，在将来使我国落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并被挤出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10]34}。《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也指出，俄罗斯经济领域的主要战略风险和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表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仍保持原料出口模式；竞争力下降；最重要的经济领域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行情；国家资源失去控制；工业和能源的原料基础状况恶化；一些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不足；国家金融体系十分不稳定，抵御风险的能力差；在经济金融关系方面仍存在腐败和犯罪的温床；非法移民。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问题也无法回避。应该说，因为成功地“顶住了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并保持了令西方发达国家羡慕不已的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许多人认为，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背道而驰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值得所有国家羡慕、借鉴或效仿。但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经济

发展模式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摩根士丹利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需要重新平衡,经济增长动力的重心需要更多地放在来自内部需求尤其是个人消费方面的支持等艰巨的全球挑战^[1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非洲区域局的政策专家里奥·霍恩一法萨诺塞则认为,中国的成功只是“有限的成功”,因为中国“人均收入不及博茨瓦纳或安哥拉,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健康保险”,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依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生态危机、社会差距拉大以及地方腐败等艰巨的挑战^[12]。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则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具有发展不均衡、生态环境恶化、过于依赖外部局势、不善于实现创新式发展等弱点^{[13][15]}。

有中国学者把所谓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1)创新动力不足,技术进步不快;(2)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3)贸易摩擦不断,出口受阻,国际竞争激烈,外贸条件恶化,外贸顺差过大,外贸依存度过高;(4)工业、城市、东部地区发展快,农业、农村、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三农”问题严重,城乡、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拉大,发展成果分享不均;(5)公共品供给不足,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就业难,生产安全和社会治安问题比较严重,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问题比较突出;(6)民主法制不够健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明显,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7)如何更多容纳和接受广大民众意见,如何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有更多民众参与的公共决策体制,对完善中国模式更为重要^{[14][255]}。还有观点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投资与消费严重不平衡、资金资源宏观配置遭到严重扭曲、资源瓶颈约束、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面临阻碍等是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很可能要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15]。

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强力冲击下,这些重大挑战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出来。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16]因此,在中国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今天,在金融危机后其他发展模式纷纷以中国为参照系反思自身弊病的今天,我们不能夜郎自大,仍要虚心学习和借鉴其他发展模式的优长,因为“能否不断了解世界,能否不断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能否不断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17][27]}。

三、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适应”

非洲大陆拥有五十多个国家,各国在政治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千差万别,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后的非洲一部分国家曾一度仿效西方国家,实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另一部分国家则学习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但这两种“复制版本”的发展模式在非洲都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导致20世纪80年代非洲经济止步不前。进入21世纪,非洲国家立足于非洲独特的情况,自主制订了第一个全面规划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蓝图,即“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该计划纠正了非洲国家过去照搬照抄外部发展模式的错误,强调自力更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迄今为止,非洲并没有真正形成成熟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经济发展模式更为粗放,更依赖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更容易受大宗资源性商品价格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前,因为全球各种资源性商品价格持续走高,非洲经济可以说是处于“持续发展和较低通货膨胀的最佳时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9年至2007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达4.6%,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非洲经济2008年增长6%,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6.3%^{[18][33]}。但这场金融危机使非洲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陡然逆转,非洲迅即陷入财政收入、出口

收入锐减,外汇储备和国际资本流入大幅减少,实体经济遭到重创的困境,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道路依然漫长。2009年3月,国际慈善组织“行动援助”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截至2009年底,国际金融危机将导致非洲各经济体损失约490亿美元^[19]。2009年5月12日,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卡贝鲁卡也预测说受全球金融动荡影响,2009年非洲国家人均收入将比上年下降^[20],这将是1994年以来非洲国家人均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非洲开发银行同日公布的一份报告还预计,非洲国家2009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3%,低于2008年5.7%的水平。该报告指出,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将严重拖累非洲国家消除贫困的努力。该报告还援引相关数据说,2009年非洲大陆将新增2700万贫困人口,2800万个就业岗位将受到冲击^[20]。对于这场金融危机对非洲经济的影响,有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当美国打喷嚏时,欧洲就感冒,亚洲得肺炎,而非洲的肺结核开始恶化”^{[18]33}。

2009年11月12日,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詹纳在第四届非洲经济大会上指出,非洲经济形势陡然逆转的事实表明,在残酷的金融危机面前,非洲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适应^[21]。非洲旧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非洲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使非洲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很难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农业尽管是非洲寻求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希望所在”,但仍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农业产量不稳定;储蓄率过低和私人投资率较低,使非洲抵御外界冲击的能力薄弱;“生产和出口低附加值的农业和矿业初级产品,同时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和制成品”的生产和贸易格局,使非洲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性;过快的人口增长、仍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巨额外债和内战等使非洲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受到严重威胁;等等。2010年5月,以“反思非洲增长战略”为主题的第20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会议也认为,虽然非洲国家有望和新兴市场一道率先走出危机低谷,但非洲经济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22]。这主要包括相对稳定的非洲政局近期出现逆转、基础设施落后、气候变暖和人口暴增等。

四、余 论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各种类型发展模式的困境同时凸显的事实充分证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因此,金融危机后,世界各种类型的发展模式在深入反思各自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基础上,调整、完善甚至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就是大势所趋。这也许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的确,世界各种类型的发展模式在“平衡”、“包容”、“可持续”、“创新”和“安全”等顺势而生的新的世界发展理念或者说发展目标的激励下,纷纷调整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发展动力,以打造自身竞争力新的坚实基础。

具体而言,西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现在开始优先关注安全发展,注意规避风险尤其是来自金融领域的风险,重新开始注重政府干预,维持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重新开始重视实体经济,并提出了“再工业化”、“低碳经济”、“智慧地球”等发展战略,力图在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网络等领域抢占国际产业科技发展制高点。美国更是明确将着力点放在由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向出口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变上,并希冀通过美元贬值提升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通过“绿色新政”和“智慧地球”,打造新型制造业,形成出口新增长点,通过不惜动用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等举措实现这种转变。

可归为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俄罗斯则力求实现由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在2009年国情咨文中,梅德韦杰夫总统提出未来俄罗斯经济发展五大战略方向: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宇宙航空和核能技术;发展现代化医疗和医药生产;发展现代化通讯基础设施,研发大型计算机;建立“硅谷”科技研发中心,尽快使俄罗斯走上一条创新发展之路。此外,俄罗斯还成立了由总统亲自负责的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并表示争取用10—15年的

时间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23]。

中国则致力于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科学发展轨道。为此,中国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并努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努力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非洲国家则正在努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高经济一体化水平,以建立新型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

从金融危机后世界各种类型的发展模式纷纷调整和变革各自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并注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趋势中可得出很重要的一个结论:随着西方发展模式光环的消失,西方发展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和唯一选择,各国人民根据各自国情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越来越成为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普遍共识。

但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发展模式是一定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它具有深深植根于该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惯性或延续性,再加上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因此,可以预见,一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和转变必定充满艰难与挑战。甚至可以预见,世界各种类型的发展模式在调整和转变的新的历史进程中,必定伴随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博弈和争斗。

[参 考 文 献]

- [1] 李慎明主编:《世界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Li Shenming (ed.), *Reflections of the World: A Glob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 Neoliberalis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0.]
- [2] 周敬青、陈小斌:《“莱茵模式”发展现状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74-84页。[Zhou Jingqing & Chen Xiaobin, "A Study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hein Model',"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No. 5 (2010), pp. 74 - 84.]
- [3] 佚名:《普京:人们对美国作为自由经济领袖的信任被永远打破》,2008年10月9日, 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neizheng/20081009/42294382.html, 2011年4月6日。[Anonymous, "Putin: People's Belief on U.S. as the Leader of Free Economies Broken Forever," 2008-10-09, 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neizheng/20081009/42294382.html, 2011-04-06.]
- [4] T.G.Ash, "2009 Brings Hard Choices over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The Guardian*, 2009-01-01.
- [5] E.Phelps, "The Economy Needs a Bit of Ingenuity," *The New York Times*, 2010-08-06, p.A17.
- [6] J.E.Stiglitz, "Wall Street's Toxic Message," <http://www.vanityfair.com/politics/features/2009/07/third-world-debt200907>, 2011-04-06.
- [7] C.Smadja & C.Prestowitz, "Globalization Revolution," *Newsweek*, 2010-01-09.
- [8] Editorials, "How Both the U.S. and European Economic Models Fell Short," *The Washington Post*, 2010-06-18.

- [9] 胡锦涛:《共同发展 共享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2010年11月14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3205818.html>,2011年4月6日。[Hu Jintao,"Toward Common Development and Shared Prosperity;Speech at APEC CEO Summit 2010,"2010-11-14,<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3205818.html>,2011-04-06.]
- [10] 邢玉升:《论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9年第2期,第33-39页。[Xing Yusheng,"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Transition in Russia,"*Russian Central Asian & East European Studies*,No.2(2009),pp.33-39.]
- [11] [美]史蒂芬·罗奇:《中国模式正面临着艰巨的全球挑战》,《人民论坛》2008年第13期,第4页。[S. Roach,"Chinese Model Facing up the Daunting Global Challenges,"*People's Tribune*,No.13(2008),p.4.]
- [12] L.Horn-Phathanothai,"Challenging the China Model,"2008-12-19,<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2643-Challenging-the-China-model>,2011-04-06.]
- [13] 徐崇温:《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改革和中国模式的讨论述要》,《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第110-115页。[Xu Chongwen,"A Summary of the Discussion on China's Reform and Chinese Mode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Liter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No.6(2009),pp.110-115.]
- [14] 姜奕:《论中国模式》,《企业导报》2010年第5期,第255页。[Jiang Yi,"On Chinese Model,"*Guide to Business*,No.5(2010),p.255.]
- [15] 王小广:《别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经济参考报》2010年12月6日,第41版。[Wang Xiaoguang,"Do not Fall into the Trap for Middle-income Countries,"*The Economic Observer*,2010-12-06,p.41.]
- [16] 李章军:《胡锦涛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8点意见》,2010年2月4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0924459.html>,2011年4月6日。[Li Zhangjun,"Eight Suggestions by Hu Jintao on the Priorities of the Work of Speeding up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2010-02-04,<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0924459.html>,2011-04-06.]
- [17]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Jiang Zemin,*Selected Works of Jiang Zemin: Vol.3*,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6.]
- [18] 姚桂梅:《金融危机对非洲发展的影响》,《亚非纵横》2009年第4期,第32-37页。[Yao Guimei,"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on African Development,"*Asia & Africa Review*,No.4(2009),pp.32-37.]
- [19] 刘颖:《国际慈善组织称金融危机导致非洲国家损失严重》,2009年3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3/17/content_11026907.htm,2011年4月6日。[Liu Ying,"An International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Claimed that Africa Suffers Heavy Losses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2009-03-17,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3/17/content_11026907.htm,2011-04-06.]
- [20] 黄伟:《非洲人均收入将出现15年来首次下降》,2009年5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5/13/content_11367514.htm,2011年4月6日。[Huang Wei,"African per Capita National Income Will Drop for the First Time in 15 Years,"2009-05-13,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5/13/content_11367514.htm,2011-04-06.]
- [21] 熊思浩:《非洲遭受第二波金融危机重创》,2009年11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3/content_12445432.htm,2011年4月6日。[Xiong Sihao,"Africa Suffers Heavy Losses from the Second Wave Financial Crisis,"2009-11-13,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3/content_12445432.htm,2011-04-06.]
- [22] 谢美华、淡然:《挖掘潜力实现非洲经济增长》,2010年5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5/07/c_1280073.htm,2011年4月6日。[Xie Meihua & Dan Ran,"Excavating Potential to Realize Africa Economic Growth,"2010-05-07,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5/07/c_1280073.htm,2011-04-06.]
- [23] 关雪凌:《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艰难转型》,2010年7月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12041124.html>,2011年4月6日。[Guan Xueling,"Hard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2010-07-02,<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12041124.html>,2011-04-06.]